

# 历史学遇见人工智能：一门跨界课程的破界生长

## 青年观察

当前,复旦大学全面推进人工智能交叉创新人才培养,将AI深度嵌入各学科知识生产过程,着力培育具备跨界能力、问题意识与持续进化力的人才。在此背景下,历史学系教授高晞开设的“AI与人文的交叉与融合”思政课题,成为复旦新文科与智能技术深度融合的典型实践。她带领博士生肖馥莲与一批00后本科生,将AI从工具变为研究方法,在探索人文学科革新路径的同时,也为智能时代的人文教育与人才培养,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。青年报记者 唐骋华

### 一名文科生的AI觉醒

故事,要从博士生肖馥莲说起。肖馥莲本科就读于四川大学历史学基地班,后保研至复旦大学历史学系,追随高晞教授攻读医学史和科学史。博二那年,她作为复旦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联合培养的博士生,赴美留学。其间,她的朋友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“我身边的中国留学生好朋友大多是理工科专业,每天讨论的都是人工智能、大语言模型。”肖馥莲回忆。2023年3月,GPT-4发布,讨论更热烈了,AI+物理、AI+生物、AI+工程……肖馥莲清晰地感知到AI时代正在降临。

但这种降临不是均质的。在交流时肖馥莲发现,理工科的各个领域都被AI渗透,而历史、哲学等人文学科尚待开垦。于是,肖馥莲开始上AI课程,学习大语言模型的基本原理,思考AI+历史、AI+人文的可能路径。她和朋友一拍即合,想给历史学做一个AI工具,帮助研究者处理多语种史料、识别残损文献等。

问题在于,现有的大语言模型具备这样的潜力吗?这需要测试。

2024年夏天,肖馥莲带着这个想法回到复旦大学,找到导师高晞,提出组建团队,付诸实践。高晞当即支持。在团队的努力下,一套名为HistBench的历史推理测评集最终形成。它涵盖29种古今语言,包含414道由历史学专家撰写的问题,要求大语言模型不仅能读懂史料,还要进行分析、推理和判断。测试的结果:即便当时最先进的大语言模型,在HistBench上的准确率都不足20%。

“这说明AI距离真正的历史学研究还差得很远,但反过来也说明,这个领域是一片蓝海,大有可为。”肖馥莲说。

项目运行还需要研究助理,但找人的过程并不顺利。肖馥莲原本希望以研究生为主力,但在历史系和周边院系问了一圈,硕博生们都有各自的研究方向和课题,分身乏术,对AI这个“副业”兴趣寥寥。“反倒是本科生,一听就眼睛发亮。”肖馥莲说,“他们时间灵活,对新事物的接受度更高,而且很多人早就学习编程和人工智能了。”

2024级历史系强基班的崔竣迪就是这样。他自幼热爱文史,同时关注科技进展,当AI浪潮席卷校园,第一时间就试用各类大语言模型。“我不只是把AI当搜索引擎用,还会探讨专业问题。”崔竣迪告诉

记者。他试过让AI解释史学理论中的时间性问题、分析线性史观与非线性史观的差异,大模型给出的回答虽然不够圆满,但“真的有一些东西”。得知HistBench项目后,崔竣迪果断加入,成为团队的核心成员。

### 一个小共同体的诞生

如果说肖馥莲是“点火”者,那么高晞就是让火种燃烧成火焰的人。

高晞的学术背景决定了她不会对AI无动于衷。作为深耕医学史、科技史、全球史四十余年的资深学者,高晞始终站在学科交叉前沿,关注科技与人文的互动,对新技术、新思潮有着高度的敏锐性,用她自己的话说:“我对新鲜事物一直保持好奇心。”这让她比传统历史学家更早认识到AI的价值。

肖馥莲回国前,高晞就已经使用大语言模型了。她发现,AI在处理史料翻译、文献检索等方面表现出色。比如一本英文著作,可以先让AI提取要点,极大地提高了阅读效率。但她也看到了问题:AI的输出往往是套路化的,而且喜欢“谄媚”使用者,“你越肯定它,它就越顺着你说话,甚至编造史料。”

“这就很危险了。”高晞说,“如果学生直接把AI生成的东西当结论,那历史学的‘求真’精神就没有了。”但这不是排斥的理由,相反,高晞主张历史学家应当主动介入,用历史学思维驾驭AI,而不能放任算法工程师给出“正确答案”。这就是为什么肖馥莲希望继续推进HistBench时,她全力支持。

高晞如此迫切地推动这件事,还有更深一层思虑。Z世代已是“AI原住民”,他们在数字环境中成长,把大语言模型当作日常工具。如果历史学家对此视而不见,等于切断与下一代学人的连接,学术传承将面临断裂的风险。“不要问AI会不会取代历史学家,而是先要走进AI。”高晞说。

这又和复旦大学大力推动AI在文科领域的创新应用不谋而合。2024年,复旦大学正式全面推进人工智能交叉创新人才培养,校长金力提出要培养能提出好问题、能跨界创造、能持续进化的“干细胞式”人才,推动AI嵌入每一个学科。学校推出百余门AI相关课程与数十个“X+AI”双学位项目,让智能技术成为人才培养的核心支撑。高晞的探索,恰与学校的战略同频共振。2024年9月,高晞在学校的思政大课堂上正式开设“强国之路——AI与人文



HistBench团队合影。

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



肖馥莲。

的交叉与融合”课。这门课的目的,是让学生既了解AI如何为人文赋能,又懂得用人文规约AI的必要性,在实践中树立学术规范和文化自信。

课程公布后,肖馥莲、崔竣迪这样的历史学专业学生自不待言,大数据、生物医学工程、微电子、医学等专业的学生也纷纷报名。一个跨专业、跨学科的小共同体就在一门思政课上诞生了。

### 一群本科生的惊艳亮相

在高晞指导下,团队分为三个研究小组,由肖馥莲统筹协调。第一组,考察AI+人文的内涵与外延,通过爬取全球学术文献中的关键词,绘制知识图谱,看看当前AI与人文学科结合的热点在哪里,哪些方法、哪些领域最受关注。第二组,调研全球高校的AI+人文实验室,理清它们的组织架构、研究主题、经费投入及运作模式。第三组,访谈历史学者,了解他们对AI的真实态度,是拥抱、观望还是拒绝,以及如何在研究中使用AI。

为确保优势互补,每个小组都有历史学系学生和理工科学生。高晞的理由很简单:“只有让他们一起做事,才能打破学科壁垒。”

崔竣迪负责第三组,访谈了两位老师,一位是有数字人文背景的历史学者,一位是科技伦理方向的哲学教授。他记录下他们从排斥、怀疑到拥抱AI的转变过程,以及对学术伦理、AI幻觉、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弱化等问题的担忧。

生物医学工程与技术创新学院2024级本科生凌婧怡负责政策梳理。她查阅了大量国内高校关于AI与人文结合的政策文件,发现宏观蓝图与微观落地之间存在“执行温差”。“一些高校只是开设了AI通识课,或增设了双学位项目,属于‘拼盘式融合’,缺乏真正的学科交叉。”凌婧怡说,“而且几乎所有课程都缺少AI伦理教育,这本质上是人文学科最能发挥价值的地方。”

来自大数据学院的唐铮阳则和同伴

爬取文献、数据,统计关键词,调研海外高校AI+人文实验室。他们用可视化工具做了一张全球AI人文研究的热点图谱,将欧美、日韩、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研究机构、投入方向、发展差异直观地呈现出来。“目前全球AI+人文的重心在中国和美国,但欧洲和东南亚也有各自的特点。大家的投入都很大,竞争激烈。”唐铮阳说。

经过数月打磨,团队共同完成了一份高质量的研究报告——《生成式AI视角下人文学科的范式演变、现实困境与融合机制研究》。高晞建议,将报告投给2025年12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CCF人工智能大会。

起初,这帮年轻人没抱太大希望。这届大会由中国计算机学会(CCF)主办,是中国AI与人文交叉领域最高规格的学术会议之一,参会者多为计算机、人文、社科等领域的“大咖”。一支几乎全员本科生的团队,能和业界精英比肩吗?结果,盲审通过,肖馥莲代表团队登台汇报研究成果。年轻的复旦学子自信宣讲、从容对话,成为本次大会亮眼的青春风景。

### 一门人文课无尽回响

“这是我参与的‘强国之路’思政大课践行课题的阶段性成果,也是我参与的研究首次在正式学术场合亮相。”获悉论文入选大会,凌婧怡非常开心。其实收获最大的还不是学术成果。“我是学理工科的,以前总以为所有问题都有标准答案,现在意识到,事物并不都是非黑



复旦大学学生在上人文智能课。

即白的。”凌婧怡说,“比如AI伦理,一方面要承认AI的便利性,一方面要对AI偏见保持警惕。”批判性思维的养成,对凌婧怡的科研之路将会有所助力。

同样理工科出身的唐铮阳,通过AI与人文课拓宽了认知边界。“刚开始我完全无法理解历史系同学的脑回路,他们讲‘范式演变’‘史料批判’,我听得一头雾水。”但这也促使他了解人文学科的思维方式,发现AI能在更广阔领域发挥作用。“它的边界比我想象的大得多。”唐铮阳说。

历史专业的学生更是获得了跨越式成长。

一年多的实践让崔竣迪确信,“下苦功,读文献”仍是必备技能,AI的作用,在于帮助学者更好地处理材料和数据,提出真正有价值的问题。他由此坚定了人生方向:希望将来能追随高晞教授,深耕医学史、科学史,做一个有思想、懂技术、有底线的历史研究者。

肖馥莲为团队蓬勃的生命力而感动,感慨与一群志同道合的同龄人并肩探索,是AI时代最珍贵的学术收获。同时,她也在不断深化自己的研究。

如今,AI已是肖馥莲的得力帮手。她每天和各类大语言模型打交道,在旧电脑上部署“龙虾”处理史料,全力推进HistBench迭代优化,在她看来,AI不会取代历史学家,但会用AI的历史学家一定会跑得更快。更重要的是,这群眼里有光的年轻人,正在成为AI+人文这一新兴领域值得期待的力量。

### 理解AI:和00后一起探索

青年报:“AI与人文”课程是怎么开起来的?

高晞:缘起是我的学生肖馥莲,她从普林斯顿交流回国后,一直跟我念叨想与普林斯顿AI实验室合作,为AI进入人文科学研究做些探索,经过半年实验,最终研发出全世界第一个AI+历史智能体(AI Agent for History)。我一直从事科学史和医学史的教学与研究,自己对新科技、新工具也一直抱有极大的好奇心。正好学校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把重心放在AI在文科领域的拓展,思政大课也需要实践性课程。我觉得这是个蛮好的机会。我的目的不是教技术,而是让学生了解AI怎么运用到文科中去,尤其是历史学领域。所以我设计的课程是“AI与人文的交叉与融合”,覆盖文、史、哲领域。同时我希望,既要有历史学系的学生,也要有大数据学院、理工科会编程的学生。这样两边都能进入对方的领域。

青年报:课程是如何设计的?

高晞:分两块,实践和研究同时进行。实践方面,我们带着学生去了几个地方,包括上海科技大学智能研究院、上海图书馆东馆的AI人文成果展、博物馆里用AI重现山水画的互动项目,还有民生美术馆的科技人文展。让他们亲身去感受AI实验室怎么运作、AI怎么跟人文结合。

研究方面我设计了三个题目,让学生分组研究。第一组,考察AI在人文领域的内涵、外延与应用,让学生写代码、查关键词、做知识图谱,看AI领域的最新动态。第二组做全球调研,全世界有哪些大学在做AI+人文实验室?经费投入有多少?怎么运作?第三组访谈历史学者,了解他们对AI的态度。

青年报:形成了什么样的成果?

高晞:我们最后形成了一份完整的调查报告,正好赶上去年底举行的全国第一届CCF人工智能大会,我们一投就中了。现场展示、讲解、交流的,全部都是00后本科生。他们和各大高校实验室的学者、研究院同台亮相,表现非常抢眼。有两名学生表现特别突出,一边做研究一边写论文。一篇投给国际期刊的已进入返修阶段,另一篇和普林斯顿合作的论文也被AI顶会录用。

### 调教AI:历史学家必须行动

青年报:作为国内较早接触和使用AI的历史学家,您认为AI对历史研究的冲击大吗?

高晞:AI对历史研究的冲击肯定是大。首先是翻译。AI能很快将英文翻译成中文,大幅提升阅读文献的效率。AI可以翻译多语种、小语种,甚至已经消亡的“死语言”,像吐火罗语。它还能辨识残损

## ■访谈 高晞教授谈历史学未来 理解AI,调教AI,驾驭AI

近年来,以复旦大学为代表的高校全面推进文科与人工智能的交叉创新,高晞的“AI与人文的交叉与融合”思政课题,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前沿探索。作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常务理事、医学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,高晞常年致力于医学史与科技史研究,著有《柯鲁之死:1831年震撼全球的医疗事件》等,对于AI等新兴科技,一直保持着高度的敏锐,是国内较早接触和使用AI的历史学家。

过去一年,高晞教授带领一支几乎全部由本科生构成的团队,探索AI进入人文科学的路径和方法,并取得了令学界瞩目的成绩。她的思政大课,也成为复旦大学全面推进AI赋能教育教学的代表性课程。

她将AI带入历史研究现场,带领学生做全球调研、文献解读、学者访谈与模型训练,在实践中回答:AI究竟给人文带来什么?人文又该如何塑造AI?

青年报记者 唐骋华

文献。像庞贝古城被火山灰掩埋、烧毁的文献残片,原来根本读不了,现在借助AI能一点点读出来,庞贝古城的研究因此取得了重大突破。这在原先是不可想象的。但AI的问题也很明显。它完全顺着你说,你永远是对的,顺到后面人会麻痹,丧失独立思考和分析的能力。AI会编造史料,现在大家对这都有警惕了。

青年报:历史学家应该怎样面对AI?

高晞:我写过一篇文章,提出历史学家要从AI的观察者变成参与者,然后做行动者。观察者就是看AI能做什么,参与者是跟AI合作、对话,最后我们要自己做大模型,用史学家的思维去训练AI、调教AI,而不是交给算法工程师。我做历史研究四十多年,我的知识积累绝对超过AI,我可以训练它,把我对史料的理解加进去。这件事具有紧迫性。我们团队成员,几乎全都是大一、大二学生。这意味着什么?他们是在AI时代成长起来的,学习、思维、视觉都已经AI化了。如果我们再不参与、不介入、不行动,历史研究的传承就会断裂。

青年报:您的主张一开始似乎并不受欢迎,不少学者仍然是抵触AI的。

高晞:是的,但转变非常明显。从开设“AI与人文”课程到现在,历史学家对AI的态度经历了从拒绝到怀疑再到拥抱,可以说态度“哗”地一下变了。这是因为形势发展太快了,AI不断迭代升级,让你不能再无视它了。

### 驾驭AI:拥抱史学革命

青年报:以AI当前的迭代速度,会有取代历史学家的一天吗?

高晞:我的观点非常坚定:AI会替代大量基础性史学工作,但不可能替代资深历史学家。我和哈佛大学的包弼德教授交流过,美国高校的汉学专业已经不再专门开设古文阅读课程了,因为AI可以完全替代。国内高校外文系招生人数大幅下降,也和AI的翻译能力直接相关。这类机械性、重复性的基本功被替代,是不可阻挡的趋势。但历史研究的核心能力,AI无法企及。

我的老师朱维铮先生强调,读史料要读出三层境界:第一,史料是什么;第二,为什么这么写;第三,作者真正想表达什么。AI最多只能抵达第一层,后面两层需要历史语境、学术共情、价值判断、深层思辨,是长期精读文献、浸润史学训练才能形成的功力,也是资深历史学家的核心价值。

青年报:AI会给历史研究带来根本性变化吗?

高晞:AI一定会引起史学革命。因为工具多样化了,多语种、死亡语种、残损文献都能读了,我们会发现很多新的历史事实。原来我们只看到部分史料,得出一个结论;现



高晞教授。

在看到更丰富的史料,会发现原来历史有更丰富的面向。这会产生新的史学范式,这也是历史学家接下去要努力的方向。

青年报:您对年轻的历史研究者有什么建议?

高晞:AI不是敌人,也不是救世主,而是工具——一个需要我们训练、驾驭的工具。Z世代是AI原住民,在这方面有天然优势,但工具越强大,使用它的人就越要有清晰的头脑和坚定的学术规范。比如,历史学教育很重要的一点,是让学生认真读文献,不能有了AI,就让AI代替你读,这样你就会被AI牵着鼻子走。我经常跟学生说,不要问AI会不会取代历史学家,而是先要走进AI、了解AI、训练AI,只有主动介入,才能在这个时代站稳脚跟。